

從暴力衝擊到政治恐嚇 「關注組」極端手段令人憤慨

柳頤衡

由反對派政客組成的所謂「港大校友關注組」，為推陳文敏出任副校長，無所不用其極，從校園狙擊、輿論施壓、暴力衝擊、違法禁錮，到對校委進行赤裸裸的政治恐嚇，其手段極其卑鄙和恐怖，與法西斯不遑多讓，令人憤慨！面對「關注組」極端手段的淫威，各界應支持校委堅定立場，遏止反對派奪權將港大變成搞違法行動抗爭基地的圖謀。

《暴力的歷史》(A History of Force)一書作者詹姆斯·佩恩(James L. Payne)，記錄了20世紀法西斯主義控制德國、意大利和日本的共同步驟，在每種情況下，都是一小撮狂熱分子，「可以使用任何極端手段，包括暴力」，不斷恐嚇其他人，最終迫使大眾保持沉默。由反對派政客組成的所謂「港大校友關注組」，他們從煽動暴力衝擊校委會到政治恐嚇校委，無所不用其極，最終目的是迫使校委保持沉默，屈從於他們的法西斯淫威，投票支持陳文敏出任副校長，將港大變成搞違法行動的抗爭基地。「關注組」無所不用其極的手段，與法西斯不遑多讓！

「關注組說客」政治恐嚇校委

港大校務委員會將於下周二(29日)開會處理副校長(學術與人力資源)任命。有接近校務委員會人士透露，「關注組」在校委會下周二開會前夕，派出一批「狗仔隊」的中堅分子，分頭向校務委員作單獨現身說教，但說教內容充滿政治干預色彩，更涉嫌「政治恐嚇」，包括「提醒」委員要投票支持陳文敏登上副校長寶座，否則將背負「政治罪名」，後果「難以預料」。有校委不勝其煩，卻怕背負「政治罪名」，唯有選擇啞忍。

「關注組」派出的「說客」，把「陳文敏能否擔任副校長」，說成是港大百年聲譽的「保衛戰」，並毫不避嫌地聲稱：若校務委員會反對陳文敏當選，外界定會標籤「港大失去自主權」，「今後永遠要看北京臉色作自我審查，港大必定會承受『惡果』」。有校委成員不禁迷惑：「難道反對陳文敏當選就代表中央背後進行政治操控？究竟是誰在搞政治化？」

「關注組」上網上線 強迫校委屈從

「關注組」將事件高度政治化，上網上線至「港大保衛戰」，為撐陳文敏做副校長，以背負「政治罪名」要挾和強迫校委屈從，而一眾所謂校友竟跟隨「關注組」的指揮棒亂舞。法西斯主義就是強迫人狂熱的盲從、絕對的服從。西班牙哲學家何塞·加塞特(José Ortega y Gasset)說，「形形色色的法西斯第一次在歐洲孕育了這樣一種人，他們既不需要理由，也不需要是非，就堅持把自己的看法強加於他人」，公民黨黨魁梁家傑和骨幹吳靄儀等人組織的「港大校友關注組」，原來就是這樣一種人。

據校委成員透露，有預料快「退下火線」的校務委員，在接受「游說」期間，被「關注組說客」以「好言恐嚇」，要求他決定投票支持還是反對前，要思前

想後權衡利弊，避免「晚節不保」。「關注組說客」在「游說」期間，竟然不顧陳文敏的學術成就、行政能力、個人操守等方面的缺失，更絕口不提陳文敏牽涉的「黑金捐款」醜聞，表面是向委員作善意「提醒」，但卻罔顧客觀事實，絕口不提對陳文敏不利的種種問題，包括港大調查委員會對陳文敏提出的批評。整個「游說」過程，其實是倒過來侮辱校務委員的獨立人格，令人憤慨。

「關注組」背地裡進行政治恐嚇

「關注組」早前煽動暴力衝擊校委會，圍堵謾罵甚至禁錮、攻擊校委。有校委期間被打，有校委疑受衝擊受傷而需要入院，但有人竟然不讓受傷校委離開，行徑令人震驚，也令人心寒。結果引發社會輿論反彈，社會各界紛紛譴責暴徒。眼見眾怒難犯，余若薇、梁家傑等反對派政客一方面急急與暴徒劃清界線，將責任全部推到「本土民主前線」、「熱血公民」等激進組織身上；另一方面，「關注組」背地裡開關政治恐嚇新戰線，副校任命結果尚未敲定，「關注組說客」就為校委會扣上「政治罪名」，背地裡作出恐嚇式的「政治游說」，試圖對校委會成員施加壓力，「各個擊破」。

港大副校長的遴選工作屬港大內政，人選任命權力在於校委會，委員們根據自身的判斷作出決定，外人無從置喙。但在副校長遴選中，「關注組」以「捍衛大學自主」為名，凌駕於校委會之上，粗暴破壞大學自主。香港大學演變成今日之模樣，校譽受到嚴重損害，政治中立受到嚴重質疑，理性力量遭到破壞，

「關注組」難辭其咎。

遴選事件關係整個學界和香港社會的安寧

「關注組」不斷將事件政治化，恰恰說明他們知道陳文敏不符副校長資格，正常的遴選必定令他名落孫山，於是採取極端手段，以政治壓力、暴力衝擊和政治恐嚇企圖迫使校委就範。「關注組」的行動是在明目張膽地以政治干預港大校政，他們所謂「捍衛學術自主」完全是自打嘴巴，他們吹捧一個知法犯法、捐款違規的學者上位，是要奪權將港大變成搞違法行動的抗爭基地。因此，這次遴選事件絕不能讓反對派得逞，這不是個人問題，而是關係到整個學界和香港社會的安寧，各界應支持校委堅定立場，遏止反對派的奪權圖謀。



■早前港大校委會討論副校長任命，被部分學生暴力衝擊。

回歸《基本法》正軌 提高管治威信和效率

張學修 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會長

近日，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和全國港澳研究會會長陳佐洱的講話，在香港社會引起一些議論。其實，張曉明、陳佐洱的講話都是對港人善意的提醒，指出香港社會長期存在的一些不合理、不正常現象，希望香港各界重新正確認識基本法，按照基本法的立法原意支持特區政府「適度有為」，提高管治威信和效率，把握機遇，凝聚共識，將香港優勢發揚光大，令香港發展重回正軌。

近年香港陷於爭拗泥潭，對香港的發展，以及香港與內地的關係或多或少都產生負面影響。特別是「本土主義」的暴力激進行為破壞社會和諧，有人屢屢高舉「龍獅旗」，粗暴無禮對待內地旅客，衝擊「一國」底線，違背香港與內地融合的潮流。儘管這種現象屬於極少部分人所為，卻令香港爭執不斷，內耗不止。對此，香港各界應理性反省，抵制「本土主義」禍港。「一國兩制」與基本法是保持香港穩定繁榮的唯一正確之路，港人應正確認識，高度重視，在解決社會爭端時，更應嚴格按照基本法和其他法律辦事。

高度自治源於中央授權

張曉明提出「特首地位超然」、香港政制是行政主導，以及陳佐洱提出的「兩化」問題，均值得香港社會關注，有政客斷章取義，扭曲其言論的真正含義，更是別有用心，誤導市民，挑起新的政爭。張曉明、陳佐洱其實都是想香港各界認識理解和執行基本法，為解決香港的問題找到有效途徑。《基本法》作為香港回歸祖國的憲制性法律，首先釐定了國家與香港的關係，明確了香港的憲制地位。《基本法》規定，香港享

以穩定為前提談發展

《基本法》同時規定承襲部分回歸前可取的制度，沿用部分原有管治方式，包括維持普通法、司法、立法及經濟運作的框架等。強調香港實行行政主導，也是中央為維護香港穩定，保持長遠發展而作出的英明決定，也照顧了香港的現實。「一國兩制」的提出正源於此。在維護國家主權利益的情況下，吸收回歸前行之有效的經驗，繼續為香港服務。因此香港無論是政制發展，還是發展經濟、改善民生，都應遵循這個大原則，在捍

衛中央主權利益的前提下，維護香港的穩定持續發展。現在香港一些激進勢力，提出違背「一國」原則的主張，鼓吹「本土主義」，割裂香港與內地的聯繫，對「兩制」都有害。



■張學修

行政主導促有效管治

針對香港存在的不尊重「一國」、不尊重特首的問題，其根本的解決方法仍然是回歸到《基本法》上來，落實以行政長官為核心的行政主導體制，提高特區政府的管治權威和效率，積極推動各項事務發展。目前激進反對派處處以「監督」、「制衡」為藉口，拒絕合作，阻撓政府工作。更令人憂慮的是，「本土主義」、「命運自決」的思維滲透到大學，誤導年輕學子，衝擊學校管理，對香港未來發展埋下隱患。

因此，香港落實行政主導體制，極具現實意義。行政主導作為《基本法》的立法原意和指導思想，是落實「一國兩制」方針所必需的途徑，為香港順利發展掃清障礙。同時，明確行政長官在香港政制中的特殊地位，對於維護香港繁榮穩定和持續發展具有不可忽視的作用。總而言之，按照《基本法》辦事，是唯一治本之方。香港融入國家順應歷史發展的方向，勢不可擋，相信港人能釐清方向，同舟共濟，掃清障礙，大步向前。

大學不能成為「亂港大本營」

清華大學法律碩士 朱家健

這些年頭，大學成了政治紛爭之地，大學校務委員會會議被激進人士衝擊、大學刊物播毒洗腦、「政治學者」與政治「黑金」扯上關係、帶頭知法犯法荼毒學生，如此種種，骯髒的政治入侵校園，大學的光環逐漸消退，「政治學者」專事政治抗爭，不重視學術研究，不務正業，除了損壞大學原有的純潔學習環境外，更令大學教學質量、世界排名倒退，以及一個「亂港橋頭堡」的污名。

學生與大學結緣，理應珍惜學習機會，然而，部分學生受到激進政客或具政治背景的學者影響，輕則荒廢學業，重則參與一連串反社會的惡行，成為極端政客的爛頭蟀，前途盡毀，令人惋惜。學生被洗腦利用，不單如此，學者的行為亦令人匪夷所思，有民調被質疑有政治因素；有學者在去年「佔領」前夕，其身不正煽惑學生罷課；有投訴指法律學者收受不明來歷政治捐款發具破壞性的「佔領」，更奇怪的是其上司卻不聞不問；有講師在課堂和講義渲染煽動違法抗爭；亦有教職員允許並選就參與「佔領」的學生遲交功課，變相對守規矩的學生不公平。此外，有數所大學的學生會在「佔領」期間成為物資站；個別大學在「佔領」期間舉辦「佔中商討日」，淪為宣傳煽動「港獨」的街站；亦有大學雜誌探討「港獨」、「革命」等極端議題，可見大學已被亂港分子騎劫成為「港獨」大本營。

大學的教育資源，是由公帑資助和社會熱心人士所捐助，並以教育和人類文明公益為目的，「佔領」以違法暴力作招牌，肯定並不能被分類為「教育」或「公益」。然而，在政客以「教職員」、「學者」自居，並打着「學術自主」的保護傘，作出政治活動甚至是煽動非法反社會運動，其言其行已超乎學術的意義。

若教育資源被錯誤利用或被騎劫，將嚴重影響校譽和教學質量，學生的價值觀被扭曲，天天嚷着在街上抗爭，學業成績倒退是意料之內；「政治學者」醉心政治洗腦，教室成為政治論壇，可預期學術成就或會一落千丈。政客在大學招牌庇護下亂港，甚至白拿工資全職投身禍港抗爭，誤人子弟，污染了校園，也荼毒了學生。大學藏污納垢，政客學者同體，接受來歷不明捐款，與未知的政治勢力曖昧，沉瀝一氣，社會各界須譴責政客借大學教育資源禍港，還香港年輕學子一個書香淨潔的校園，重拾文明文化的學術風氣。

「佔中」發生，一年過去，事件遺禍，仍未消滅。所謂「佔中」，由當初標榜和平理性的「公民抗命」，到最後演變成79天的佔領行動，期間爆發連場的警民衝突，更有暴徒包圍政府總部，肆意搗亂。事件破壞法紀，影響老百姓的生計，損害香港的國際形象。當中對香港社會的諸種破壞，尤其深遠，值得深思。

第一，所謂的「本土勢力」興起，荼毒青少年。「佔中」潰敗，但個別首領仍死心不息，紛紛成立不同的激進組織，以「本土」號召，藉民主議題挑起事端。從上水等地的「反水貨客」行動，辱罵與踢行李箱等行徑，連日發生，甚至挑釁警方，而那位20出頭的頭目竟道貌岸然聲稱要「以武制暴」，宣揚哈「警方使用九級的武力，我們也要用九級的武力」等言論，還引來不少媒體的訪問，令人憂慮。不難發現，部分參與者曾因「佔中」被定罪，甚至服刑，但他們顯然沒有面壁思過，出獄後卻大刺刺地繼續高舉「勇武抗爭」的旗幟。最教人感到諷刺的是這些20來歲的激進分子，一方面高喊反建制，但原來卻打算參與區議會選舉，大概只是覬覦議員薪津的投機分子，以為掃掃攤物便可尸位素餐。假如讓這班人當選，後患無窮，若連區議會也淪為武力鬥爭的場所，香港社會也必永無寧日。值得反思的是，為何個別的激進分子仍死不悔改，難道是法院判刑過輕，毫無阻嚇力嗎？

第二，這年來，香港社會仍沉淪於漫長的政制爭議，結果就是「反對派」一手否決了2017年的特首普選方案，換來香港市民喪失了「一人一票」選特首的機會。那顯然是「佔中」的遺禍，反對派被綁架，因而錯失面對現實，回應民意的機會。在經濟方面，訪港旅客人數有下跌趨勢，這明顯是「佔中」和「反水貨客」的後遺症，要走出低谷，就要合力搞好經濟。另一方面，「佔中」的發起人，乃至主要的領導者和參與者，不少至今仍未被正式起訴，甚至有人揚言若被起訴，會否認控罪云云。記得，他們當初不是大義凜然謂會「認罪」麼？如今，他們繼續在大學擔當要職，可想而知，他們的「價值觀」會怎樣影響下一代？就是，搞了破壞，竟然不用承擔責任。

一年過去，本來，激進分子若能放下成見，痛定思痛，改過自新，那才是香港之福。可惜，他們在這近一年的日子，還高喊「繼續抗爭」，說要連擊各個組織，發揮更大的抗爭力量。他們擬搞「反思集會」，有記者問「會否出現第二次佔領」，主事者竟說由參與者決定，他們也不能預期和控制。作為活動的組織者，他們本有責任確保集會守法、和平有序地進行，但他們不光沒有因「佔中」吸取教訓，反而間接地鼓勵再次佔領，他們依舊如此不負責任。作為小市民，誠然感到十分無奈。

「佔中」一年 遺禍未消

教育工作者 彭智文

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 機構事務總監 鄭恩賜

在內外因素夾擊下，環球股市近日風雨飄搖，不少傳媒都關注股市大幅波動對打工仔的強積金的影響。甚至有分析認為，市民應減持強積金的股票投資「止蝕」，又或「撈底」將強積金資產轉到股票基金博反彈。

勿因短期波動改組合

積金局十分明白「打工仔」的憂慮，但我們必須指出，強積金投資期長達三四十年，所以計劃成員不論何時都應以長線投資的心態和策略，管理自己的強積金，切勿單憑個別強積金基金價格的短期升跌，貿然轉入或轉出基金。事實上，無人可準確捕捉股市見底的時機，特別是現時市況未明，如市場短線波動而將基金「換馬」，一旦計劃成員誤判市場形勢，就會導致高買低賣，最終得不償失。況且，由於轉換基金一般不能即日完成，所以計劃成員需要承受基金轉換期間市況波動帶來的風險。

除此之外，強積金投資採用了平均成本法，不論基金單位價格高低，成員都定期以相同金額購買基金，結果是價低時購入較多單位，價高時則購入較少單位。在市況低迷時，如果資產價格因短時間的波動而下挫，變相為成員帶來購入「平貨」的機會，當市況好轉時，計劃成員反而會因為持有較多單位而獲得較多的回報。

由此可見，「短炒」策略絕對不適用於管理強積金，「打工仔」亦不應因為短期市況波動而隨意調配強積金投資組合。

積金重長線 短炒風險高

潛在回報越高 風險越大

強積金與其他投資一樣，都有投資風險，而股票基金則屬於潛在風險較高的基金，亦即波動較大。2000年12月至2015年8月期間，不同類型的股票基金的每月回報率由-20.63%至15.39%不等，而股票佔資產八成以上的混合資產基金的每月回報率則介乎-16.14%至10.71%。

上述數字顯示，投資股票可帶來可觀的回報，亦可令退休儲蓄「大縮水」，近月環球股市急挫亦令這類基金的表現大為失色。所以，積金局建議計劃成員於選擇強積金基金前，務必評估個人風險承受能力，充分了解自己的退休需要，平衡兩者後才選擇一個適合自己的強積金投資組合。

臨近退休 如何自救

一般而言，個人風險承受能力會隨年齡增長而下降，換言之，年紀愈輕的計劃成員可以承受較高的風險，投資亦因而可較為進取。而對於數年後退休的計劃成員來說，風險管理工作則變得尤其重要，這是由於他們已滾存的強積金的金額一般較大，如果繼續將自己的退休儲蓄集中投資於高風險基金，一旦市況轉差，他們只有很少時間可以追回投資損失，退休時可以提取的強積金亦大打折扣。

面對環球股、匯、債市波動，即將退休的計劃成員應怎麼辦？其實如果財務狀況許可，他們可以考慮選擇延遲領取強積金，待市況好轉

時，才一筆過領取累積權益。而明年年初開始，他們亦會有多一個選擇。年滿65歲或年滿60歲提早退休的計劃成員，可以選擇分階段提取強積金，每次提取金額不限，每年首四次都屬免費申請，而餘下的強積金可以保存在強積金制度內繼續滾存及投資。在市場波動時，這不失為另一個處理強積金的策略。

預設投資策略助決策

積金局一直強調，為退休儲蓄作出的投資決定，與我們日常作出的投資決定大不相同，前者屬長線投資，投資期內會經歷多個市場周期，短線至中線的波動亦幾乎無可避免。計劃成員需集中長線部署，並顧及臨近退休時的風險。

我們明白部分計劃成員對投資選擇感到混淆，亦未必懂得權衡各項影響投資的因素。所以，我們早前建議推出的預設投資策略，便是為那些沒有、不懂或不想作出基金選擇的計劃成員，提供一個設計符合退休儲蓄整體目標的劃一而又低收費的投資產品。根據目前構思，若按預設投資策略進行投資，當計劃成員接近65歲，投資風險將隨之自動降低。我們希望可於明年年底推出預設投資策略。

股票可於一個月內大升大跌，但退休儲蓄往往是數十年的投資，無論是嘗試捕捉市場，抑或因短期波動而貿然轉換投資組合，都絕非上策。計劃成員應謹記，潛在回報大的基金，風險程度亦會較高，所以投資前大家應清楚了解自己承受風險的能力。